

〈一稗「稱仔」〉學習單

壹、作者～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 ◆字號/筆名：本名(賴和)，字(懶雲)，亦為其筆名；另有筆名「甫三」、「安都三」、「走街生」。彰化人尊稱他為(彰化媽祖)；亦是台灣文壇的(台灣新文學之父)。
- ◆時代：出生於1984年5月28日，是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清廷簽「馬關條約」，割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賴和在世的50年，就是台灣遭受日本強權治的五十年。
- ◆生平簡述及重要作品繫年

1894年	5月28日出生於(彰化)市。父親天送，母戴氏允。祖父賴知是個草根色彩很濃的民俗師「弄鉞仔」。
1903年	16歲。進入公學校讀日本書。1907年入小逸堂，拜師黃倬其先生習漢文。
1909年	五月，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十三期。1914年醫校畢業，在嘉義病院實習。1915年與西勢仔庄王浦四女王草結婚。
1916年	返彰化市故居開設「賴和醫院」。經常減免病人醫藥費，並以所得救助貧困，因而有「彰化媽祖」之美名。
1918年	前往廈門，在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任職。
1919年	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賴和受到中國新思想文化的衝擊，深感民族自覺及啟迪民智的重要，因而重建他的文學觀，致力於推動「白話文學」。是年，賴和由廈門返臺，繼續在彰化行醫。作舊詩〈歸去來〉述廈門之行。
1921年	28歲。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當選理事長。(※台灣文化協會：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在靜修女子學校成立。宗旨在促進臺灣文化之發達，是日據時代非武裝抗日的重要組織。) 1922年，加入臺灣第一個政治結社—「新臺灣聯盟」。
1923年	30歲。十二月因「治警」事件(即「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第一次入獄，初囚臺中銀水殿，後送臺北監獄。
1924年	一月，獲不起訴處分，出獄。其間完成〈囚繫臺中銀水殿〉三首、〈繫臺北監獄〉、〈讀佛書〉、〈出獄作〉等舊詩。
1925年	八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散文—〈無題〉。十二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
1926年	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鬥熱鬧〉。二月，發表白話小說—〈一桿稱仔〉。
1927年	發表隨筆〈忘不了的過年〉。1928年一月，發表小說〈不如意的過年〉。
1930年	一月發表小說〈蛇先生〉。五月發表小說〈彫古董〉。九月發表新詩〈流離曲〉長一百多行，是日據下臺灣新文學中最長的一首詩。十月發表小說〈棋盤邊〉。
1931年	四、五月發表長詩〈南國哀歌〉，悼念「霧社事件」起義抗日的原住民。
1932年	發表小說〈歸家〉、〈豐作〉、〈惹事〉。四月十五日與陳虛谷、林攀龍等人負責〈臺灣新民報〉日刊學藝部門。
1935年	為李獻璋編的《台灣民間文學集》寫序文，該集並收錄賴和1934年發表的小說〈善訟人的故事〉。
1936年	一月，東京《文學案內》刊載賴和小說〈豐作〉，由楊逵譯成日文。
1939年	因患者感染傷寒初期症狀，未依法通報而被迫停業半年。利用空閒赴日本、轉東北，到北平遊歷。
1940年	李獻璋編《臺灣小說選》選錄和作品〈棋盤邊〉、〈惹事〉、〈前進〉等五篇作品。
1941年	十二月八日，因思想問題再度入獄五十餘日。在獄中寫〈獄中日記〉三十九日，後因病體弱，停筆。
1942年	1. 一月，病重出獄，三十一日，因病逝世。享年50歲。死後兩袖清風，子無以為喪，向人告貸方能為其送終。 2. 四月，《臺灣文學》製作〈賴和先生追悼特進〉，刊出楊逵、朱石峰、楊守愚等人追悼文章。
1951年	四月，以「抗日志士」入祀彰化「中烈祠」。
1958年	因不明人士檢舉，國民政府竟以「臺共匪幹」的罪名將賴和牌位逐出「忠烈祠」。
1979年	三月15日，《賴和先生全集》由李南衡主持的明潭出版社印行。蒐錄了賴和一生的主要作品及後人評論。
1984年	在屢經文化界的反映及「黨外人士」的奔走下，賴和獲得平反，恢復入祠「忠烈祠」。
1994年	「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宗旨在秉持賴和精神，發揚臺灣文。隔年在「賴和診所」原址成立「賴和紀念館」。

貳、賴和作品的精神與風格

賴和的作品題材廣泛，包括關懷(農民)、(小販)、婦女等生存問題以及(士紳)階層的性格問題。作品豐富，包括(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古典詩。其作品的精神與風格為：

一、反抗殖民統治的不公不義：

從〈一稗「稱仔」〉後，抗議統治者的不公不義，一直是賴和文學的重心之一。

二、批評社會的號陰暗面：

(一) 賴和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鬥鬧熱〉，即以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批評社會迎神賽會所引來的鋪張、無意義的競爭。(蛇先生) 是以他醫生的眼光，批評了半神化式，不完全証實的秘方。

(二) 賴和筆下的舊士紳、阿舍之類的封建形人物，遠落後於時代面，只能在沒有光的世界裡作威作福。

三、(魯迅)精神：

(一) 賴和被稱為「臺灣的魯迅」，因為他小說中的諷刺寫實精神和魯迅是一脈相通的。

(二) 賴和對日本帝國的統治者醜陋的面目與本質、御用奴性士紳及封建落伍的的社會階層，都深沉各觀地加以披披露。

四、(人道)關懷的文學主題：

在殖民治的時代，賴和文學創作的原點，是始自痼疾在抱的人道關懷，他期望藉由文藝的力量啟迪民智，從而團結

一致，以對抗強權以自救。

五、〈鄉土〉色彩：

- (一) 賴和的二十篇小說中沒有一篇沒出現閩南語的對話、閩南語的用語和敘述。
- (二) 賴和小說的筆調是客觀、寫實的，唯獨對臺灣鄉土田園的描寫呈現極為浪漫、深刻的情感。

參、「臺灣新文學」與「台灣新文學之父」

◆何謂「台灣新文學」：

日據時代後半部(1920年後)，臺灣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那便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新文化運動是以抗日、民族解放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採取漸進、迂迴、溫和的啟蒙方式，灌輸臺灣民眾新知識，以便達到反帝制、反封建、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革新臺灣社會結構，邁入現代化的社會。而「臺灣新文學運動」正是這新文化運動的一環，其精神、特色為：

(一) 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是民族性格濃厚的(抗議)文學。

(二) 是屬於全民性文學，具體地描寫臺灣民眾各層面的生活，充分表達出臺灣民眾被殖民、被剝削、被欺凌的現況。

(三) 採用「寫實」主義的寫作方式，排除浪漫的無病呻吟。

(四) 表現傳統文化，同時具有強烈的本土性格、色彩。

(五) 以中國文學為基礎，廣泛地吸收了來自日本或歐美的新思潮，及近代文學的表現方式，呈現世界性的文學規模。

◆「臺灣新文學之父」：

賴和的創作正是把「臺灣新文學運動」根本精神付之實踐，他為臺灣新文學「揮下第一粒種子」，他以

作品來啟示及領導眾多臺灣作家，因此賴和被尊為「臺灣新文學之父」實當之無愧。

肆、〈一釋「稱仔」〉的修辭分析

一、(飛白)的大量使用：指本文使用的(閩南語、俗語、錯別

所謂「飛白」是指「把語言中的方言、俗語、錯別，故意加以記錄或援用」。

1. 「方言」的使用：如：「稱仔」(秤)、「生菜」(青菜)、「外家」(娘家)、「規矩」(越好)、「交關」(交易關照)、金銀紙」(冥紙)、「收」(悉)、「出運」(脫離壞運)、「絕早」(極早)、「開正」(正月初一)。

2. 「俗語」的使用：如「尾銜(牙)」、

二、(象徵)法使用：

1. 一釋「稱仔」：即一支「秤」，原為測量物體重量的器具。在文中有「平衡」、「公平」、「良心」合理的象徵義。
2. 只「銀紙」備辦在：用「銀紙」象徵家中有人過世，即主角秦得參。

三、(「象徵」)的使用：

1. 主角「秦得參」為閩南語「真得慘」的(諧音)雙關。
2. 他已懷抱著最後的覺悟：是「暗示有與巡警同歸於盡的心理」的「句義雙關」。

四、(「外來語」)的使用：(外來語本不屬「修辭格」，但卻是本文的特色，故列入討論)

本文的外來語全屬(口)語，如：「會社」(指公司)、「小使」(指工友)。

伍、〈一釋「稱仔」〉中「稱仔」的象徵

「稱仔」為引發小說衝突點的「道具」，其所隱義藏的意涵有：

- (一) 代表公正、客觀的「稱仔」被巡警打壞，象徵「法」的的正性被破壞。
- (二) 破壞「稱仔」(法)的人是殖民政府的巡警，正說明立法者對法的任意詮釋。
- (三) 「稱仔」在文中正揭穿了立法的真面目不在保障被殖民者，而是方便及鞏固殖民者的統治。
- (四) 以日常民生用品的「稱仔」凸顯殖民社會裡的不公不義，無所不在地出現在民生法規中。
- (五) 「稱仔」在秦得參夫婦心裡，又是一種「人情」的象徵。傳統社會的純樸、道義與殖民者玩弄法規的不公不義形成強烈的對比與諷刺。

賴和〈南國悲歌〉～悼念「霧社事件」起義抗日的原住民

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只殘存些婦女小兒，這天大的奇變，誰敢說是起於一時？人們最珍重莫如生命，未嘗有人敢自看輕，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這原因就不容妄測。雖說他們野蠻無知？看見鮮紅的血，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但是這一番啊！明明和往日日出草有異。在和他们同一境遇，一樣呻吟於不幸的人們，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在這次血祭壇上，意外地竟得生存，便說這卑怯的生命，神所厭棄本無價值。但誰敢信這事實裡面，就尋不出別的原因？「一樣是歹命人！趕快走下山去！」這是什麼言語？這有什麼含義？這是如何地悲慘！這是如何的決意！是怨是讎？雖則不知，是妄是愚？何須非議。舉一族自願同赴滅亡，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敢因為蠻性的遺留？是怎樣生竟不如其死？恍惚有這呼聲，這呼聲，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一絲絲涼爽秋風，忽又急疾地為它傳播，好久已無聲響的雷，也自隆隆地替它號令。兄弟們！來一一來！來和他們一拚！憑我們有這一身，我們有這雙腕，休怕他毒氣、機關鎗！休怕他飛機、爆裂彈！來！和他們一拚！兄弟們！憑這一身！憑這雙腕！兄弟們到這樣時候，還有我們生的樂趣？生的糧食儘管豐富，容得我們自由獵取？已闢農場已築家室，容得我們耕種居住？刀鎗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隨他們任意侮辱蹂躪！那一個兒童不天天真可愛，凶惡的他們忍相虐待，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兄弟們來！來！捨此一身和他一拚！我們處在這樣環境，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鬥爭。